# 訪問本會醫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倪夢熊會董

**前記**

時光飛快，應總編輯周伯英先生之邀，為《蘇浙會訊》做人物專訪已經許多年了。多年來，走訪不少蘇浙滬同鄉會的傑出會董會員，聽他們講成長經歷、奮鬥過程和為善最樂，獲益匪淺。當周先生跟我說，下一個受訪者是本會資深會董、醫務委員會副主任倪夢熊醫生時，我說我知道，「他是香港有名的婦產科大夫！」沒有想到，見到倪醫生之後，他劈頭第一句話就是：「我已經退休了！」

雖然倪夢熊醫生滿頭銀髮，但他年齡不大（他後來告訴我，他生於一九四七年）。外表看上去也是年輕的，一頭華髮是來自於母親的遺傳。我認識一位有名的醫生，今年91歲了，還在行醫。對專業經驗豐富的醫生來說，年齡從來都不是問題。為甚麼倪醫生66歲就退休了？

**話題就從這裡開始——**

問：倪醫生，您66歲就退休，對醫生來說實在太早了，您經驗豐富，正當壯年，為甚麼要退休呢？是否不喜歡當醫生？

答：恰恰相反，我是很喜歡做醫生的。我一九七四年醫科畢業，到今年已經三十九年了，三十九年來，接生了超過一萬名的BB，這是我引以為自豪的事。說起來，妳可能不相信，直到現在，我看到一名新生嬰兒誕生，來到這個世界，看到一位母親經歷了生產的痛苦，千辛萬苦將孩子生下來，這樣的時刻，我依然會心情激動。妳想想看，三十九年，接生成千上萬次，內心依然感到激動。

問：科學家說，一位母親經過自然生產分娩，誕下嬰兒，那是人類所能忍受的痛苦之極限。

答：是的。但是，我常常遇見這樣的母親。生BB時痛得死去活來，說好了永遠不再生。沒過多久，她們就自食其言，又來找我了。（笑）

問：廣東話有句俗語叫做「生仔姑娘醉酒佬」，意思就是說生仔的母親和酒醉的男人，他們說要戒酒或戒生仔，其實都是不可信的。

答：（笑）也可以說，做母親是女人的本能和天職。接生這麼多年，看到的故事各式各樣。大部分嬰兒的誕生，都給一個家庭帶來歡樂和喜悅，但我也見過不少嬰兒誕生了，卻對母親帶來很大壓力和惆悵。例如年紀太輕，思想還未成熟，經濟基礎不穩固，自己仍需要他人照顧等。能夠肩負做父母的責任，照顧好BB，是需要有健康的身體和成熟的思想準備的。





問：倪醫生，我們還沒有談到退休的問題。

答：退休跟我身體狀況有關。幾個月之前，我因看牙醫種牙的關係，身體突然出了大問題。

問：甚麼問題？

答：身體最大的血管撕裂。

問：沒有聽過這種病。

答：是的，十分罕見，香港每年祇有一至兩宗。我那天進急診室時，當值醫生看了說我沒事，要把我打發回家。我說肯定有事，我直覺不是小事。在我再三的堅持下，後來那位醫生幫我做了緊急磁力共振，報告出來後，他馬上要我住進ICU，不能離開。後來因此住了三個禮拜。假如我不是醫生，沒有專業知識，真的出院了，那就很危險。急性心血管撕裂死亡率可高達80%，我是在死亡關頭大步跨出來的！

問：患這種病，規定不能當醫生嗎？

答：那倒沒有政府規定，是我自己感覺不適合。自從出院後，我發覺身體有了極大的轉變：在短短的時間裡，我發現體力不足，走不了兩三條街，上不了二十級樓梯，肌肉會抽筋，站不了半個小時，常常要坐下休息。而且經常頭暈、背和胸口疼痛，達不到做婦產科醫生的工作要求。我感覺對病人對自己都有危險，因此才決定退休，希望能把病調養好。

問：倪醫生，我有個特別的問題想請教。您長得魁梧高大，是昂藏七尺男子漢，怎麼會想做婦產科大夫？

答：我在澳洲墨爾本念MONASH醫科大學。當時教我的婦產科教授是Prof. Carl Woodo。他教課非常好，我受他影響很大。這也不奇怪，女士們做飯做得較多，但是很多好廚師都是大男人，何況婦產科並非女性之專利。

問：一般來說，如果順產，男醫生女醫生分別不大，假如難產，男醫生可能較好，因體力較足。倪醫生，您能不能跟我們分享您的求學過程？您是怎樣當上醫生的？

答：我出生在上海，幼童的時候就隨父母去了廣州，大約二歲的時候全家來了香港。小的時候我並不用功，一天到晚祇喜歡玩，參加很多的體育運動、最愛打球，就是不喜歡唸書。我是一直到了中四才覺悟的，忽然覺得要為自己的前途著想了，說來奇怪，也不知為甚麼，到了中四那年突然間就懂事了，覺得必須發奮圖強。本來我的學習成績並不好，努力發奮很快就有了回報。到了中五，我考到了全級第一，非常高興，也增加了自信心。至今我仍然收藏著中五那張滿意的成績表。我至今認為讀書不可讀死書，也不應該死讀書。頭腦要保持靈活，思想要獨立成熟，意志要堅強。多聽聽，多看看，多思維，多發現人生的真善美。

問：中學畢業就到澳洲留學？

答：是的，我自己去申請。當時父親不大同意，幸而得到母親的默默支持和鼓勵。當年家庭經濟情況不是太好，我記得我不是乘飛機去墨爾本的，而是乘船去的。乘船比較便宜嘛，那年是一九六六年。當年我本著「祇許成功，不許失敗」的信念，選擇赴澳洲升學的道路。現在回想，當時的勇氣和自信心都非常之強，認為「有志者事竟成」，一定能克服一切艱難和困苦。

問：父母親仍然健在嗎？

答：父親已經去世了，母親今年97歲。父親是腸癌去世的，很慶幸他生命最後的日子我都陪伴身邊，他和我都感到很欣慰。照顧好年邁的母親是我目前最要緊的事，也是我提早退休的理由之一，可以多陪陪她老人家。我在海外讀書的日子很少見到母親，現在可以彌補以往的不足。

問：您還年輕，退休之後，做些甚麼？

答：有很多事做。除了做醫生，我一生最喜歡做的事就是畫畫，當個畫家。從前當婦產科醫生，下班時間是不可能準時的。因醫生和產婦都不曉得幾時要分娩，我們要24小時 stand by。

問：倪醫生是畫油畫還是國畫？

答：畫油畫。

問：訪問完了，可以看看您的作品？

答：當然可以。

問：除了畫畫之外，還做些甚麼？

答：很多。除了蘇浙滬醫療中心之外，我還是香港扶輪社會員、聖約翰救生隊隊醫。退休不做醫生，時間多了，我希望利用自己的專業特長，盡量回饋社會，做多一點公益事業。

問：倪醫生的樂業敬業、為善最樂的高尚精神真是令人非常敬佩。

答：我做人的宗旨就是：要活得開心。做醫生時，我做得很開心，現在退休了，也過得十分開心（笑）。人生是一連串的記憶，多記一些開心事，你的生命便是開心的、滿足的。過去的都是歷史，前路才是希望。有希望才有快樂，有意義。我最不喜歡看到的是因小小的失敗便怨天尤人、一蹶不振。

問：想問倪醫生是如何到蘇浙滬同鄉會服務的？

答：我是舅父薛孟倫和會董徐德先生介紹入會的。舅父跟一班蘇浙滬同鄉會的前輩交往密切，也為早年同鄉會做了不少貢獻。他們認為我可以為本會出一份力，而我亦很高興能在此學習和發揚蘇浙精神。

**後記**

我到銅鑼灣倪夢熊醫生診所去做訪問，去到門口，發現診所已停業了，倪醫生自己在診所內收拾雜物。訪問做了一個多鐘頭，談得十分愉快。整個訪問過程中，令我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——

我帶著準備好的提綱，一坐下來，就發現倪醫生很健談，不等我發問，已經滔滔不絕。話匣一打開，他就大談生命的奧秘，他說做了幾十年婦產科醫生，仍然感覺生命非常奇妙。比方說，一顆精子，它如果沒有機會遇上一顆卵子，它很快就死亡了。卵子的命運也一樣，如果它碰不上一顆精子，它也不可能生存下來。可是，當一顆幸運的精子碰上一顆幸運的卵子，馬上起了神奇的變化，發展出一個生命的個體。這個嶄新的生命個體，將來有無限的可能性，難以估計和預料。

還有一件事，就是倪醫生的油畫作品很出色。他診所的牆壁上掛著好幾幅自己的作品。其中有一幅是北京郊外冬日的景色。下雪天，有高高的白樺樹，有矮矮的房子，倪醫生說，為了這幅畫，他特地在那裡住了一個寒冷的晚上，等到第二天的黃昏，有同樣的天色，才可以完成畫作。由此可見，畫家對畫畫的熱誠有多高。倪醫生所有的畫都是寫生得來的，他的畫便是一幅幅彩色的生活記錄和證明。

我於是說，倪醫生一直以來希望探討生命的神秘與奧妙，科學不能解釋的許多問題，也許可以通過藝術來呈現與表達，對倪醫生來說，繪畫正是最好的表達方式，我期待著欣賞倪夢熊醫生的個人畫展。訊

舒非